

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解读

齐木德道尔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2007年9月26日,本人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学术访问期间,在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发现了藏有元代八思巴字长形和圆形铜(铁)质牌符各一面。本文对这两面牌符加以介绍的同时,对所载八思巴文字加以释读,并作相应的语文学解释,最后就蒙元牌符制度作一些议论,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 蒙元时期;八思巴文牌符;释读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2007年9月26日,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学术访问期间,该院张文博士陪同我参观了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在参观过程中惊喜地发现这里居然还藏有元代八思巴字长形和圆形铜(铁)质牌符各一面。承蒙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邹芙都博士与卞兆明老师帮助,得以有机会亲自验证牌符,问清收藏此二牌符的过程,并允许对牌符实物进行拍照,同时希望我尽快加以释读。今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的蒙古历史语言研讨会上提供了对此二牌符的初步释读报告。

此二面牌符于20世纪50年代末,由原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子琴先生^①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期间征集到,后交给学校博物馆加以保存的。对此二牌符先人没有做过报道,更没有进行专题研究。本文对这两面牌符加以介绍的同时,对所载八思巴文字加以释读,并作相应的语文学解释,最后就蒙元牌符制度作一些议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对西南大学博物馆所藏两面八思巴字牌符的介绍与对所载八思巴字的释读

(一) 长方形八思巴文铜质牌符

长方形八思巴文腰牌,黄铜质地,长25cm,宽8.2cm,在上端穿眼处往里收缩,与迄今发现的元代八思巴文金银牌符的长方形形制有所不同。(附图 1-1, 1-2)正反两面以点状双钩体刻有八思巴字5行。所刻八思巴字属蒙古语,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文金牌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元代八思巴文银牌所刻文字完全相同。在长方形铜质牌符的博物馆收藏标签上书写:

忽必烈蒙古文铜腰牌

时代 元

来源 元朝颁赐阿坝塘错尔基寺

现对长方形铜质八思巴文牌符上所刻八思巴文用拉丁文转写并释读如下:

说明:释读文字中括弧中的(属)表示属格介词;(寓)表示寓格介词;(形)为形容词;(祈三)为动词第三人称祈愿式;(设)为动词假设形;(现分)为现在未来时静动词。

长牌正面八思巴字共3行,中间1行为起始行:

(1) mong-ka

长生

左行为第 2 行:

(2) dèng-ri yin ku-čun dur

天 之(属) 气力 里(寓)

右行为第 3 行:

(3) qa' an ne-re qu-tuq-tayi

皇帝 身名 福份有的(形)

反面八思巴文字共 2 行, 左行为第 4 行:

(4) bol-tu-qayi ken ū-lu

成者(祈三) 谁 不

右行为第 5 行:

(5) bu-šī-re-gu al-da-qu ū-ku-gu

信服(设) 惩罚(现分) 死亡(现分)

总译:

长生天气力里, 祈愿可汗声名具有福分。谁若不信从, 将治罪至死。

(二) 圆形铜质八思巴文牌符

圆形八思巴文牌符, 铜锡合金, 泛青灰色。全长(含头部铜环) 18.4cm, 最宽 11.7cm。头部铸有虎头纹样, 并有供佩戴用的圆环。两面八思巴文阳刻, 凹处都有红色印泥残留, 估计曾作印信使用。(附图 2-1, 2-2) 圆牌正面阳刻八思巴字 5 行, 反面八思巴字阳刻 5 行呈反体, 其文与正面相同, 全是蒙古语。在圆形牌符的博物馆收藏标签上书有:

八思巴蒙古文圆铜腰牌

时代 元

来源 元朝颁赐阿坝塘错尔基寺

所刻文字用拉丁文转写并释读如下（正面文字从左到右）：

- (1) mong-ka dèng-ri
长生 天
- (2) yin ku-čun dur
之（属） 气力 里（寓）
- (3) qa' a nu jar-liq ken
皇帝 之（属） 圣旨 谁
- (4) è-se bu-ši-re' e-su
未曾 信服（设）
- (5) al-da-tu-qayi
惩罚者（祈三）

总译：

长生天气力里，可汗圣旨，谁未曾信从呵，惩罚者。

二、对牌符上所刻八思巴文的语文学解释

（一）对长方形铜质牌符所载八思巴字的语文学解释

1. mong-ka

蒙古语词义为“长生”、“永恒”。该词居中行拾格刻写，与内蒙古大学金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银牌以及俄罗斯米奴辛斯克银牌和纽克银牌相同。只是米奴辛斯克银牌所刻八思巴字作 **mong-qa**，而不是 **mong-ka**。在蒙元时期畏兀体蒙古文文献中，**mong ka** 写作 **MONKKA**，音 **mongka**，与八思巴字所书音值相同。

最早使用此字的畏兀体蒙古文印信是贵由汗印玺。玺文共 6 行：(1)**mongka** tngri-yin (2)küčüntür yeke mong y ol (3)ulus-un dalai-yin (4)qanu jrliq il bulqa (5)irgen-tür kürbesü (6)buširetügei ayutu y ai。汉译：长生天之气力里，大蒙古国众民汗之圣旨，若到内外人民呵，信服者，惧怕者。

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藏《释迦院碑记》里的三行畏兀体蒙古字，也是中间一行拾格刻写，拾格的字恰恰是 **mongka qa y an**（蒙哥汗）二字，说明汉字“蒙哥”正是 **mongka** 之音写。这里的中间行也是首行，左边为第二行，右边为第三行。对该碑文拉丁转写如下：(1)**mongka qa y an** tümen tümen nasulatuqai kemejü Bars Tüge bos y a y ul[ju] (2) uru y un uru y i y ar kedün kedün üyes-te (3)kürtele ene dabari y unu buyan kürtügei。汉译：“祝愿蒙哥汗万万岁，八立托立碑，祈愿此缘分惠及子子孙孙。”

2. dèng-ri

义为“天”，阿尔泰语系共用词。《史记》匈奴语作“撑里”，可构拟为 ***tengri**。畏兀体蒙古字秉承突厥畏兀文书写规则，写作 **TNKRI**，可读作 **tengri**。八思巴文 **dèng-ri** 的首个字母是端母 **d**，与畏兀体蒙古文 **tengri** 的首个字母 **t**，读音上有不吐气与吐气之区别。《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

史》)作“腾格里”，说明在口语中读 *tenggeri*，与八思巴字所记读音 *dengri* 有区别。

3. ku-čün

蒙古语词义为“力气”、“力量”。最早使用此字的印信为贵由汗印玺。此方印文中 *kučün* 之后接写寓格借词 *-tür*，并不分开来书写。此后，元代皇帝圣旨中也频繁使用此字。

4. qa'an

蒙古语“可汗”，汉语译作“皇帝”。亦邻真师认为“[qa'an]即可汗、合汗，在突厥时代就指“君主”。早在五世纪，柔然人中出现了“可汗”称号。”^[1]其实，鲜卑语中已经有了“可寒”之词。《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虏言‘出，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可寒”在东部鲜卑——宇文鲜卑的支语言吐谷浑语中作“官家”之义使用。东胡苗裔柔然人称其首领为“可汗”。拓拔鲜卑同样称其首领为“可寒”。^②“可寒”、“可汗”**khaghan*，其义等于匈奴语之“单于”。突厥、回鹘后来借用此词，直到蒙元时期又被蒙古人转借过来使用至今。*ne-re*，蒙古语，具有“名”、“名字”、“名分”、“名气”、“名声”、“名号”等词义。比较《西宁王忻都碑》9行作 *ong ner-e nemegdekü*，义为“加封王爵”；10行作 *hindu-da ong ner-e soyurqaju*，义为“赐忻都西宁王号”等例，在此语境中，应当将此词理解为“名声”、“名分”为妥。两词合在一起，便是“可汗之声名”。

5. qu-tuq-tayi

由名词 *qutuq* (义为“福、庆”)加构词词缀 *-tai*，派生出具有该 *qutuq* 词义特征的关系形容词，义为“有福的”。*qutuq* 一词源于匈奴—突厥语，与蒙古语 *suu* (福)对应，词义相同。匈奴语“孤涂”一词，当为突厥语 *qutluk* (幸福)的词干 *qut-*；*-luk* 则是突厥语名词词缀。在蒙古语，突厥语词干 *qut-*，缀蒙古语词缀 *-uq*，形成蒙古语名词 *qutuq*。*-tayi* 与 *-tu* 同样是构词词缀，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 *-tu* 多见于书面语中。《秘史》§ 211 中有“斡勒者秃 忽秃黑秃 者勒蔑”之句，节译作“有福庆的者勒蔑”。至于匈奴语“撑犁孤涂单于”，应当译作“有天之福分的单于”。^③有元一代的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里，*suu* 与 *jali* 并列形成词组 *suu jali*，汉译“福荫”。如 *mongka dengri-yin kucun-dur, yeke suu jali-yin ihe' en-dur*，汉译作“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6. bol-tu-qayi

动词词干 *bol-* (成) 接缀第三人称祈愿式词缀 *-tuqayi*，表示祝愿的意思。这里与 *qu-tuq-tayi* 结合，形成祝愿式结构，词义为“愿成为有福的”。以上诸词，结为一个完整的句子，汉译可作“依靠长生天的力量，愿皇帝之声名具有福分”。

7. Ken

谁，疑问代词。*ü-lu* (不)，否定语气词，常用在未完成时动词前。*bu-ši-re-gu* (信服、遵从)，动词现在时静词形态，与 *ü-lu* 一起，在口语中含有假设意思——“若不信服”。《秘史》§ 113 有“不识怜”一词，旁译“知感”；§ 149 “不失连”，旁译“信实”；§ 164 “不失列牙”，旁译“信咱”；§ 167 “不失列克迭古”，旁译“可信”。“不识怜”、“不失连”、“不失列”为词干 *bušire-* 的音译，基本词义就是“信”。上述诸词结为一段，义为“谁若不信呵”。

8. al-da-qu

现在未来时的静动词形式，词干为动词 *alda-*，具有“失、丢、过失、犯错”等词义。动词词缀 *-qu*，接续在阳性词干后，表示该动词的现在时与未来时时态。在这里 *aldaqu* 就有了“将要受处罚”之意。就该词词义，不妨举例如下：

《秘史》§ 255: 成吉思 合罕 勺卜失颜 札儿里黑 孛鲁仑……米讷 札儿里黑

太祖 皇帝 道是 圣旨 做 我的 圣旨

不速 兀禄 孛勒罕 额薛 忽塔鲁阿速 兀禄 额你迭坤 兀禄 阿勒答浑 塔。

别 不 做 不 毁了呵 不 差了您 不 失了 您。

《秘史》总译：太祖说是。又说……我言语不差，不许违了。

显然，总译对这一段话做了概括性翻译。应当译作：“成吉思汗称是，谕曰，……别将我的圣旨不当（圣旨），不曾毁了呵，你们就不会犯错，不会有过失。”这里“阿勒答浑”的旁译作“失了”。“米讷 札儿里黑 不速 兀禄 孛勒罕” *minu jarliq-i busu ülu bolqan*，否定之否定的结构，直译可作“别将我的圣旨不当一回事”，其真正的词义就是“我的圣旨若得到遵从”。

《秘史》§ 211：巴撒 成吉思 合罕 者勒蔑 迭 鸣诃列论……斡勒者秃 忽秃黑秃
再 太祖 皇帝 人名 行 说 福有的 庆有的

者勒蔑 也孙 阿勒答勒 阿勒答阿速 额列兀突儿 不 斡罗秃孩 客延
人名 九次 罚 罚呵 罪里 休 教入者 么道

札儿里黑 孛勒罢。

圣旨 做了。

《秘史》总译：成吉思再对者勒蔑说。……是我有福庆的伴当，九次犯罪休罚者。

此句中“阿勒答勒” *aldal* 是名词，旁译作“罚”，实际词义为“过失”。根据蒙古习惯法，过失大了，就成为罪过，理应受到惩罚，所以译作专有名词“罚”，是可以理解的。“阿勒答阿速” *alda' asu*，则是动词假设形，旁译作“罚呵”，则不甚确切。根据词 *alda-* 的涵义，这里应当译作“犯了错呵”或“犯了罪呵”。名词“额列兀” *ere' u*，义为“刑”。《西宁王忻都碑》29 行 *eregü qor-tur ülü oruγ ad*，相应汉文为“不陷刑辟”。[2]《秘史》总译显得过分简约，不能看出每个词的确切含义来。准确汉译是：“成吉思汗再对者勒蔑说，……有福庆的者勒蔑，九次罪犯了呵，休施刑罚者么道，下了谕旨。”

有不少学者认为 *al-da-qu* 是“按打(答)奚”的音译。照那斯图先生认为“白话汉语译文‘断按答奚死罪者’，在《至元辨伪录》卷二中做‘断按打奚罪过者’，两者的原文蒙古语应是一样。汉蒙对音资料的无数实例告诉我们，‘按答奚’的‘按答’应该是蒙古语 *alda-* 的音译。*alda-* 是动词，往往表示‘处罚’之义。‘按答奚’也就是对蒙古语这个特殊复合词的前一个词素——*aldaqu* 的音译，而‘死罪’是整个词的意思。*alda-* 单独出现时表示处罚之意。”[3]方龄贵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并认为“断按答奚罪”就是断没犯人家产、人口。与此同时，他对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以“奚”对 -shi 提出质疑，并根据元代韵书《蒙古字韵》和八思巴字《百家姓》中的八思巴字注音，认为“奚”字的读音为 hei，因而“按答奚”与 aldaqu 的音近。[4]然而，余大钧先生提出与他们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按答奚”的词根为 alda-, aldal, 义为“罚”。至于“奚”字，音(xi)，是为13世纪蒙古人对汉语“死”(si)的念法。“奚”、“死”都是汉语，而非当时蒙语之汉语音译。故“断按答奚罪”或“断按答奚死罪”均为判处死罪之意。[5]

按：1240年脱列哥那皇后懿旨碑中的畏兀体蒙古文中就有 aldaq-šitu 一词。拉丁文转写如下：(1)ine minu üge buši bol yaγ-san kümün (2)yeke erke aldaq-šitu boltuqai. ene (3)bičig qulu yana jil. 汉译：“不遵从此我懿旨者，教成大重罪过者。此懿旨于鼠儿年。”第2行中，aldaq-šitu 一词，分开书写，畏兀体蒙古文中常有此例。将构词词缀 -tu 去掉，就会剩下名词 aldaqši。道布教授最早提出此字该是“按答奚”的蒙古语原音。[6]笔者认为，aldaqu 的 -qu 音节，以圆唇元音结尾，而用蒙元时期之思韵的“奚”*-hei 字音写，从审音勘同的角度看，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如果“奚”字，在近代汉语里，或是蒙元北方汉语的某一方言里，确实读作 xi^hsi 的话，“按答奚”为 aldaqši 的汉字译音的论点就能够成立。至于“按答奚罪”，究竟是否死罪，抑或抄没家产之罪，则是词义的问题了。

9. u-ku-gu

蒙古语“死”之义。而且也与 al-da-qu 一样，是现在未来时的静动词形式，在词干 u-ku- (死) 之后缀 -gu 词缀，表示“将死”之义。只是在八思巴字里，阴性词非第一音节的圆唇元音，不用复合元音字母来拼写前列圆唇元音 ö 和 u，而用后列圆唇元音 o 和 u 来代替，这是受八思巴字正字法所限制的现象，与畏兀体蒙古文严格遵守元音和谐律的正字法不完全相同。所以，该词第一音节 u- 之后的两个音节的圆唇元音都用 -u 来表示。

在此长牌的句子中，al-da-qu 与 u-ku-gu 是并列成分，前者表示一个法律层面的“将处罚”、“将惩处”、“将治罪”的意思，后者则进一步引申为“将死”、“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按答奚罪”与 aldaqu 或 aldaqši 是一回事，并不意味着治死罪。《黑鞑事略》的记载为“有过则杀之，谓之按打奚，不杀则充八都鲁军（犹汉之死士）。或三次，然后免。其罪之至轻者，没其资之半”，根本没说“按答奚罪”就是死罪，而是视罪行的轻重，分别惩处——从死罪到充死士，甚至还可以根据功绩，加以豁免。除此之外，罪轻者，只没收其财产的一半而已。这倒与后金努尔哈赤所立“土黑勒威勒”罪非常接近。女真语“土黑勒威勒”，汉义为“坐以应得之罪”、“问应得之罪”、“罚应得之罪”、“应得之罪”。这是北方民族承袭下来的草原习惯法，也刚好体现在努尔哈赤初立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中。又元代祥迈撰《至元辨伪录》卷二所收忽必烈圣旨为：“说谎做来的化胡经文书印板，不曾毁坏了的有呵，毁坏了者。三教也依著已前体例里做者。俺每的这圣旨这宣谕了呵，已前断了的言语别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回与呵，争底人有呵，断按打奚罪过者。又这和尚每有圣旨么道，已前断了的已外，不属自己的寺院田地水土争呵，不怕罪过那甚么？圣旨俺每底鸡儿年六月二十八日开平府有的时分，写来。”这里的“按答奚罪过”，也就是对未曾毁掉《胡化经》印板，以及未遵守圣旨返还寺院土地的罪过实施惩罚而已，根本没有治死罪之意。

(二) 对圆形牌符所载八思巴字的语文学解释

1. qa' a nu

义“皇帝之”、“可汗之”，在词根 qa' an 后接续属格介词 -u 时，词干的词尾 -n 音脱落；而属格介词 -u 与前面的名词结合时，将 -n 词尾冠于介词 -u 之上，成为属格介词 nu 而分写。这也是八思巴字正字法规则。

2. jar-liq

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圣旨”之义。在西部突厥方言，甚至在畏兀语中读作 yarliq。突厥语的东部方言，也就是黠戛斯等语言中读 jarliq。蒙古语从东部方言借用具有 jarliq 读音的词，

说明原蒙古人从森林地带迁入外蒙古高原的时间，当在黠戛斯人灭回鹘前后。[7]

3. é-se

“不曾”，否定语气词，常用在过去完成时动词前。

4. bu-ši-re' e-su

“若不信服”。动词词干 bu-ši-re-，“信服”，缀假设副动词词缀-' e-su，词义为“若不信服呵”。

5. al-da-tu-qayi

词干 alda-，有“失、丢、犯错、犯罪”等义。-tu-qayi，第三人称祈愿式词缀。所以 al-da-tu-qayi 的词义应当是“使有过失者！”由于语言思维逻辑的关系，犯了过失等于接受相应的惩处，所以在 这里可译作“惩罚者！”

三、对西南大学博物馆所藏两面八思巴字牌符的认识

蒙元时期的牌符至今发现了不少。党宝海先生“蒙古帝国牌符”一文，对国内外发现的二十面不同形制的牌符作了系统的介绍，提出了有关牌符制度方面的独到见解。他将蒙元时期各种牌符划分为三大类：乘驿牌、职官牌和夜禁牌，并将长方形牌子划入职官牌中，进而依据元《经世大典》、《元典章》以及《元史》的记载，指出三品官佩虎符，四品、五品官佩金牌，六品、七品官佩银牌。只有万户所佩牌符才有伏虎图案，千户、百户所佩金符、银符，都应是素面牌，没有纹饰。由此进一步引申，认为俄罗斯所藏两面八思巴字银长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八思巴字银长牌以及内蒙古大学所藏八思巴字金长牌均是元朝政府至元十五年后向武官颁发的职官牌。银质长牌，当为六品或七品百户佩戴的银符，金长牌当为四、五品千户所佩金符。[8]

正如党宝海所说，至今，在俄罗斯和中国境内发现的长方形职官牌共有四方。第一方为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金质圣旨牌：金质，长方形，长度为 25.7cm，宽度为 8.1cm，厚度约为 1.0cm，重 348g。两面镌刻 5 行双钩体八思巴字（A 面 3 行，B 面 2 行），可以连读，上部有用以系带的圆孔。含金比例为 58.44%，含银比例为 41.6%。穿眼处刻有编号“张字九十六号”。[9]第二方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长方形银质金字圣旨牌。两面文字及其大小尺寸与内蒙古大学金牌完全相同。穿眼处所刻编号为“丁字八十号”。[10]第三面为俄罗斯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银质金字长牌，被称为“米奴辛斯克牌子”，1846 年发现。长方形，银质金字，上部有用以系带的圆孔，两面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长 30.5cm，宽 9cm，穿孔直径 1.7cm，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艾尔密塔什博物馆。[11]第四面为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色楞格河下游的纽其村（Njuki）发现银质金字长牌，称作“纽克斯克牌子”，1853 年发现。与“米奴辛斯克牌子”形制完全相同，只是其中一个八思巴字与“米奴辛斯克牌子”的不同，但读音与所表示的意义相同。长 29.5cm，宽 8.8cm，穿孔直径 1.7cm，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艾尔密塔什博物馆。[11]此二面长牌，前者编号“宿字四十二号”、后者编号“[荣?]字卅四号”。[8]

西南大学长形铜牌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第三块长方形元代八思巴文圣旨牌，且从质地和形状上说，这种铜质牌子却属首次发现，说明有元一代，除了金银牌外，还有铜牌制度。它的功用与属何人佩戴，尚无文献记载。从上面的八思巴字与上述四个牌子完全一致，说明也是职官牌。从该牌的标签文字“来源 元朝颁赐阿坝塘错尔基寺”看，当是邓子琴先生从阿坝塘错尔基寺④征得此牌时所得信息的反映，也就是说元朝颁赐给这座寺庙的牌子。元代牌符，发放数量巨大，这可以从俄罗斯所藏两方八思巴字银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八思巴字银牌和内蒙古大学所藏八思巴字金牌编号得到印证。元朝灭亡后，所有牌符印信需要向明廷缴纳，所以在中原地区很少有元代牌符流传下来。现有元代牌符基本上在明朝势力很少或根本没有到达的地区所发现的。在阿坝地区的错尔基寺发现这类牌符，说明元朝确实为吐蕃地区颁发过铜质长牌。如果银牌发给百户官人的话，铜牌的佩带者地位应当还要低下，所以不见史籍记载。除此之外，也许这种铜牌专门为吐蕃寺庙颁发的。元代吐蕃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宣政院由帝师领院事，下属官员大都由帝师举

荐。所以，有可能由宣政院为一些寺院专门打造铜牌，以彰显朝廷恩威。

西南大学圆形铜牌，也是继扎什伦布寺所藏金字圆形铜牌之后，在藏区发现的又一个元代八思巴字圆形铜牌。该牌的标签上书有“来源 元朝颁赐阿坝塘错尔基寺”，说明也是错尔基寺所藏之牌。党宝海将此类圆形铜牌划入“乘驿牌”类中。^[8]据《经世大典·站赤一》的记载，他认为元代乘驿使用的符牌是圆形的，上面有金字或银字。八思巴字圆牌使用前，蒙古地区乘驿所用牌符为海青牌。随着八思巴字的颁行，海青牌被八思巴字所代替。

至今国内外发现的八思巴字圆牌共有四面，加上西南大学所藏圆牌，共为五面。它们是：（一）铁质银字圆牌：俄罗斯托木斯克的波克托尔发现，称为“波克托尔牌子”。1881年其照片刊发在俄罗斯科学院学报上。阳文八思巴字5行，上部铸有虎头纹样，并有供佩带用的圆环。尺寸不详。（二）铁质银字圆牌：甘肃省博物馆藏，与1965年在兰州征集所得。形制与文字与“波克托尔牌子”完全相同，尺寸也应当相同。（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八思巴字铁质圆牌：高18cm，宽11.5cm，上有伏虎纹饰及银质八思巴文字5行。（四）铁质金字圆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藏。照片刊发在《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中，文物出版社，1995年。文字说明如下：“铁质，金字，圆形，直径11.5厘米，顶有鬃鼻兽图样，并有圆环供佩戴，正背两面阳文：‘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此为迄今所见唯一的八思巴文蒙古语金字圣牌。”所谓的“鬃鼻兽图样”，也就是其他圆牌中的伏虎图案。以上四个牌子的文字内容完全相同。从形体上看，除阳刻文字镀银、镀金不同外，其他方面（包括尺寸）应该是一样的。上述四面圆牌，正反两面理应都有文字的。然而所有的报道只介绍了一面文字，另一面则省略，这本是不该发生的疏忽。

西南大学的八思巴字圆牌，与以上四面圆牌比较，质地有所不同。西南大学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圆牌“铜锡合金，泛青灰色”。据我目击，该圆牌更像铁质，所以泛青灰色。尺寸与形制与上述圆牌相同：全长（含头部铜环）18.4cm，最宽11.7cm。头部铸有虎头纹样。与其他圆牌不同之处是：八思巴字外没有环以双重圆环。再者，圆牌两面都是完全相同的5行阳刻八思巴字，正面八思巴字为正体，而背面八思巴字为反体，所写文字是蒙古语。阳刻文字凹处都有红色印泥残留，估计曾作印信使用。（附图2—1，2—2）

总之，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长牌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第三块长方形元代八思巴文圣旨牌，且从质地和形状上说，这种铜质牌子却属首次发现。铜锡合金（或铁质？）材料的元代圆形八思巴文圣旨牌，一面正刻蒙古语巴思八字，另一面则反刻蒙古语巴思八字，更属首次。说明此种圣旨牌，还可作为印信使用。这两块元代八思巴文圣旨牌在藏族阿坝地区的发现，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为研究元代牌符制度和印信制度，以及元朝有效统治西藏地区的历史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邓子琴（1902-1984），原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著名的民族史学家。著有《礼俗学纲要》、《阿输迦王石刻译注》、《中国风俗史》、《隋唐佛教史》、《佛家哲学基本问题》、《佛家哲学要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略》、《民族史论文集》等著作和讲义。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所发现的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中有：“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之句，可证“可寒”、“可敦”二词俱源于鲜卑语。详见《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封底（封四）米文平所撰《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

《汉书》卷九四《匈奴列传》：“单于姓挛提氏，其国称之曰撑黎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黎，谓子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这里《汉书》作者附会汉人“天子”概念，将匈奴语“撑黎孤涂单于”解释为“天子单于”。据《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所记：“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之句，“天所立大单于”之义正好与“撑黎孤涂单于”所对应，可以证明，匈奴的单于是天所立，就是有天之福分的单于。这与蒙古可汗所称“长生天气力里”的意义完全一致。

也称作确尔基寺，元代始建觉囊派著名寺院。该寺的元代香巴拉胜景壁画及绘画技艺闻名遐迩，所供奉的玛哈噶拉佛像应为元廷所供奉玛哈噶拉金佛的源头。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壤塘县的中壤塘乡，是当地觉囊派三大寺庙之一，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文献

- [1]亦邻真. 读 1276 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A]. 亦邻真蒙古学文集[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2]F.W.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M]. HJAS, Vol.12, No.1-2.新疆图志[M]. 卷八十八,“金石一”所录“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三二。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 [3]周竞红. 从漠北草原到“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与蒙古汗国建立国际研讨会综述[J/OL].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网站 www. cass. net. cn, 2006 年 7 月 15 日.
- [4]方龄贵校注. 通制条格校注[M]. 注第 110 按答奚.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57.
- [5]余大钧. “按答奚”小考[J]. 欧亚学刊, 2004, (4). 28.
- [6]道布整理、撰写、注释.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M]. 注 4.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12.
- [7]亦邻真.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A]. 亦邻真蒙古学文集[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8]党宝海. 蒙古帝国的牌符 ——以实物为中心[J]. 欧亚学刊, 2004, (4). 183 - 203. 中华书局; Dang Baohai. The Paizi of the Mongol Empire[A].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C]. no.31, pp.31-62.
- [9]包祥. 新近在内蒙古发现的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金质圣牌[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4). 30 - 32.
- [10]上海博物馆. 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M]. 上海, 2000. 249.
- [11]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 Das Weltreich der Mongolen, 2005 München, 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irmer Verlag GmbH, S.29.

Explain the plates of Yuan Dynasty engraved with Phags-pa script that stored in history museum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Jakhadai Chimeddorj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 On September 26, 2007, while paying a scholarly visit to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the author found an oblong bronze plate and a round iron plate in Phags-pa Script in Yuan Dynasty in History Museum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plates. It also explains the Phags-pa Script on the plates in terms of philology. The last part of the thesis comments on the plate system in Yuan Dynasty.

Key words: period of Yuan Dynasty ; plates engraved with Phags-pa Script; explain

收稿日期 : 2007-12-11 ;

作者简介：齐木德道尔吉（1954-），男，蒙古族，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古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



图片 1-1 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铜质八思巴字长方形牌符正面



图片 1-2 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铜质八思巴字长方形牌符正面



图片 2-1 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圆形牌符正面



图片 2-2 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圆形牌符反面



图片 3-1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藏元代八思巴字圆牌正面



图片 4-1 内蒙古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金质长牌



图片 5-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元代八思巴字银质长牌